

之前太原不算大，南到南内环，北到解放大楼，以外便是万亩良田，不乘车马，日落而归，故“区”的概念甚为模糊。行政区划不论，自然区划倒有，如河东河西，桥东桥西。我常年居住于桥东，此桥是新南门外老火车站附近的下行桥。1975年，新火车站启用，伫立站前广场东望，双塔并立，依稀可辨。

我对区划的留意，是在1998年新区划推行之后。杏花岭区、尖草坪区、万柏林区的命名，确富文采，当时还想提个建议，将“尖草”恢复为“昔草”的旧书写。原来区与区的边际，如此之近，不出两个街区，跨越南内环，已入小店区，那里的朋友隔三岔五召唤喝酒。

以前的单位宿舍，如今均冠以某某

太原印象

## 家住迎泽

介子平

小区的名称，对于旧住户尚不习惯。五一商厦是当年开张时的名号，此日特价优惠，搞了个鬼，循环排队，购得四瓶“红盖汾”，旋即呼朋引伴，电话通知小店区南内环的几位过来小酌。商厦占地面积不小，拆迁两家单位合并而成。其中的弹簧厂式微后，租给专治小儿咳嗽的医院，每每有疗效，门前常排长队。食品二厂则租给了美发职业培训学校，路边免费理发，不过学员实习手段。

存量市场中，未能找到增量市场，商厦早已几易其名，挪作他用，但旧称依然挂在嘴边。商厦对面便是我所在的单位，单位后院即居住小区，犄角旮旯里遍撒着我的青春。之前建设路上的机动车尚稀，坐在四楼的办公室里，夏日开窗顺闻火车站的报时钟声，悠扬如熏风。院子中央的一棵槐树，冠梢鹊巢已筑，栽树人作古有年。小区内现在鲜见年轻人，不时有老同事谢世的讣告张贴，停云落月，馨香祷祝。门外的市一中，牌子换了又换，隔壁的流沙坡小学，如今改称“文新小学”，只是操场上按点的下课乐，依旧轻松欢快。

桥东地区民国之后才聚集有住户，属棚户区域，上世纪90年代时路过，仍不时传来豫剧曲调，此处别称“小林县”。跨过并州路，即满洲坟，是我后来所在单位的驻地，因避讳“坟”字，称新南一条西九号，沧桑感觉顿无。东山上的赵北坟、王家坟悉数改“坟”为“峰”，此处的古物，惟余被红布缠绕的古木一株、被砖墙隐藏的赑屃一尊，可惜碑已不知踪迹。这里的老住户，多为河北邢台十三县人士，当年解放太原时，支前而来，独轮车上驮着两口薄皮棺材，里面塞着粮食。城池克，不愿再回人稠地少的老家，遂在此搭



棚支篱，落地生根。

东岗附近的豆制品厂门口，有位大胡子设摊人，膀大腰圆，布衫褡裢，似水浒人物牛二，路过跟前，总要买上半斤豆腐干。隔壁的电影机械厂，虽曰早已转产，名称依旧，厂区辟为农贸市场，不过院里院外，生意大不一样，下班时分，悉数移师院外，论堆而沽。再西是卷烟厂，“大光”牌香烟曾风靡一时。对面的艺校，当年曾思谋进入其间的美术专业学习，由于有可以宿舍卧谈的相识之人，常去聊天。隔壁的并东商场，那可是太原市区可数的几处热闹场地，我惯用的海鸥牌洗头膏，两元钱抹满一盒，即购自其间的日用化学品柜台。并州剧场旁侧巷子里有家乐器店，红棉吉它专卖，那可是上世纪80年代的热销。单位开会，必请并州路上鼎昌照相馆的师傅前来操持合影，之后相馆莫名消失。迎泽街上展望照相馆的彩照冲扩业务开设早，名气隆，却经不住数码相机的一夜兴起，桥头街新闻图片社也有此项业务，其擅长冲洗艳丽夸张的富士胶卷，展望则适合平和收敛的柯达胶卷。

并州西街西口的省中医研究所，金铲银锅，煎药味足。

迎泽区因迎泽门得名，迎泽门因迎泽湖得名，迎泽湖后来辟为迎泽公园。公园东门北侧有一饭店，当年我以20元钱请客一桌，有鸡有鱼，无辣不欢，而我的月工资不过62元。提及吃喝，吃货话多。朝阳街口的建南饭店，二两粮票7分钱一碗浇肉面，珍惜粮食，量胃而行，只有单身才敢敞开了点。并东街口铁一中对面的铁皮房饭店里，一个肘子5元钱，竟能一人下肚。满洲坟地面的小饭店多，遍吃其间，不过炒鸡蛋炒豆腐辣子白、刀削面打卤面小揪片几样，暖春后，门外支起桌椅，旁边总卧着条狗，虽不会说话，但很多事情它们都懂。不同赛道，皆有高手，地矿局招待所虽居深院，卤猪蹄遐迩闻名。

上世纪80年代是个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时期。单位包场电影，多在桥东街西口的红旗电影院，如今已改作肥牛火锅店。《太原晚报》中缝里的6号字影院信息，每日必览，若五一路的青年剧院与邮电街的邮电影院同放一片，肯定去近处的邮电影院。南宫也有剧院，但未及展厅有名，前有“上海、阳泉、旅大工人画展”，后有“户县农民画展”，皆轰动一时。湖滨会堂因座位多，大牌明星走穴每每安排于此，费翔开个人演唱会，满场女性观众。区内的五一书店、解放路书店、红市街音像书店、桥头街工具书店、桥东街图书批发市场、并州路出版社对过的文史书店、五一百货大楼外的周末书摊，我周日次第出入，且从不空手而归，那时不存在因封面而错过的好书。

铅印时代，我恰好负责一张小报的编辑。山西日报青年印刷厂承揽了太原地区多数行业报刊的印刷，一台日本昭和年出品的铡刀，已然文物级别，锋利无比，照例使用。未几，铅火为激光照排替代，一批技工就此淘汰。路边闻呼我名字者，技工中的一位已设摊做了小业主，寒暄之后，便挑得几样并不急用的什物，告知正是为此而来，属当紧需求，对方则一脸尴尬，知我用意。另一位工友拐弯抹角寻至单位，胪列诸项业务，可惜无能为力，奉茶一杯，失望而去，一阵落寞，其实我更失望。

什么样的交通工具，决定什么样的出行范围，又决定什么样的眼界所及。我只会骑自行车，多数时候选择步行，不过方圆2.5公里的范围。迎泽区在地图上的界域，总与自己的感觉存有差异。动车开通后，感觉外地都是郊区，因为当年骑车南郊北郊，不过就是这个时间。

## 雪泥鸿爪

### 有趣的儿时游戏

杨晋龙

上世纪50年代，我上小学，放学后，爱玩一些游戏。一是在距六七米处，摆放五块砖头，两边分别横立两块，一块横搭在上面，形成拱门形状，手握半块砖头，瞄准、使劲去击拱门，根据击倒砖的数量，定胜负，大家玩得很开心。

另外一种是当年常在街上看到的打克拉棋的游戏。棋子是像点心般的圆木形，桌面像麻将桌大小的方形，每角有个洞，手持一根一米长的木棍，将棋击入洞中，方法简单便利，很受我的喜欢。

还有一种是弹玻璃球。其中的一种玩法是在地上挖一个洞，洞的周围几米处散布着几颗玻璃球，我们在规定的距离外，自己手握一颗球，把周围的球击入洞内，击入多者为胜方，被击入的球，便是自己的战利品。这种游戏需要精准的力度、角度的计算，所以，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。

长大后，朋友领我去一家俱乐部打保龄球，出手击瓶的身姿都十分讲究，一下子



还真不好学，这让我想起儿时击砖的游戏，幸亏当年胜多败少，很快我就掌握了这项运动要领。

几年前兴起了台球游戏，街面上便出现了许多台球馆，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玩的克拉棋游戏，看似相仿，但台球更复杂、更精细。

不时在电视里看到高尔夫球的比赛场面，尤其是看到当球手将球准确地推入到终点旗杆旁的洞内时，当时的感觉，就像我孩提时，把玻璃球弹入洞孔内一样的欢喜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每当看到保龄球、台球、高尔夫球运动时，总会想起儿时那些原始土气的游戏，不由得引起许多联想，它们原理相似，究竟哪个在先？哪个在后？相互之间有何影响？想着、想着，反而越加喜欢和怀念儿时的游戏。

## 心灵小品

### 另一种价值

乔凯凯

朋友喜欢摄影，业余时间经常出去拍摄风景。有时候，为了拍到稍纵即逝的美景，他会驱车上百公里，拍完后再风尘仆仆地赶回；也会在滴水成冰的冬日凌晨起床，在户外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；还会跋山涉水几十公里，只为找寻更好的拍摄位置……当然，为了这个爱好，朋友每个月的花费也不少。

我曾经对朋友说，摄影当不了吃当不了喝，这么入迷有啥意思？其实，我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出口——这顶多算是个爱好，不能名利双收。朋友只是笑笑，说喜欢就值得。

直到有一次，朋友在与同事的竞争中落败，我本想到他家安慰安慰他。没想到，朋友正带着相机准备出门。他神色如常，一点不开心的样子都没有。

“就事论事，那位同事确实比我更适合。”当我说出心里的担忧时，朋友笑起来，“但是，我很自信，他的摄影技术肯定不如我。”

看得出来，这份自豪感让他满足并且陶醉。我突然很羡慕朋友，当所有人都在同一个赛道上奋力往前挤时，朋友给了自己另外一条赛道，在这条赛道上，他可以悠然自得，找到自己的乐趣和成就。

除了大多数人追求的人生价值之外，这难道不是人生的另一种价值吗？而只有当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，人生的幸福才会离我们大多数人更近一些。

## 我国最早的导游图

阎泽川

导游图古已有之，南宋临安（今杭州）出现的《地经》，就是我国最早的导游图。

北宋灭亡后，宋高宗赵构建都临安，临安的旅游业骤然兴旺。当时杭州被称为全国雕版印刷的中心，加上钱塘画家辈出，擅作山水，涉墨西湖，于是《地经》乘时而兴。

当时杭州城外有白塔岭和白塔桥，均得名于岭上的一座五代时期建造的石塔，这座塔高10米，俗称闸口白塔。桥边街上店铺林立，在这些商店中有的专门出售一种称为《地经》、类似今日导游图的《朝京里程图》。这个《地经》是以京都临安为中心，把南宋所属地区通向临安的道路和里程以及可以歇脚的凉亭、旅店的位置，标示得非常清楚。对沦亡了的中原失地，却未画出旅程。士大夫往临安，必买以批阅。有人题诗桥壁道：“白塔桥边卖地经，长亭短驿甚分明。如何只说临安路，不较中原有几程。”这首充满忧国之情的政治讽刺诗，不但说明了《地经》的详细情况，还提供了我国至迟在南宋已印刷出版了导游图的珍贵例证。《地经》问世后，经历了较长时间，元初时，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到杭州旅游，也在白塔岭买过此图。

